

主编 何炳武 撰写 何炳武 王永莉 李巍

陕西省书法家协会
编

(中)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西省书法家协会 编

陕西书画法史

(中)

主编 何炳武 撰写 何炳武 王永莉 李巍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目 录

第三部分 陕西书法的鼎盛期（隋—唐）

第六章 隋代陕西书法	3
一、社会历史背景	3
二、隋代陕西书法作品	5
三、隋代陕西书家及书法作品	11
第七章 唐代陕西书法	19
第一节 唐代陕西书法发展概况	19
一、重书的政治制度	19
二、统治者的积极推动	21
三、唐代书法发展的物质基础	23
四、唐代书法分期	32
第二节 唐代帝王、后妃书法	37
一、唐太宗	37
二、唐高宗李治与则天皇后武曌及其诸子	46
三、唐玄宗李隆基	50
四、其他皇子、公主	53
第八章 初唐陕西书法	55
第一节 初唐四家	55
一、欧阳询	55
二、虞世南	65
三、褚遂良	73
四、薛稷	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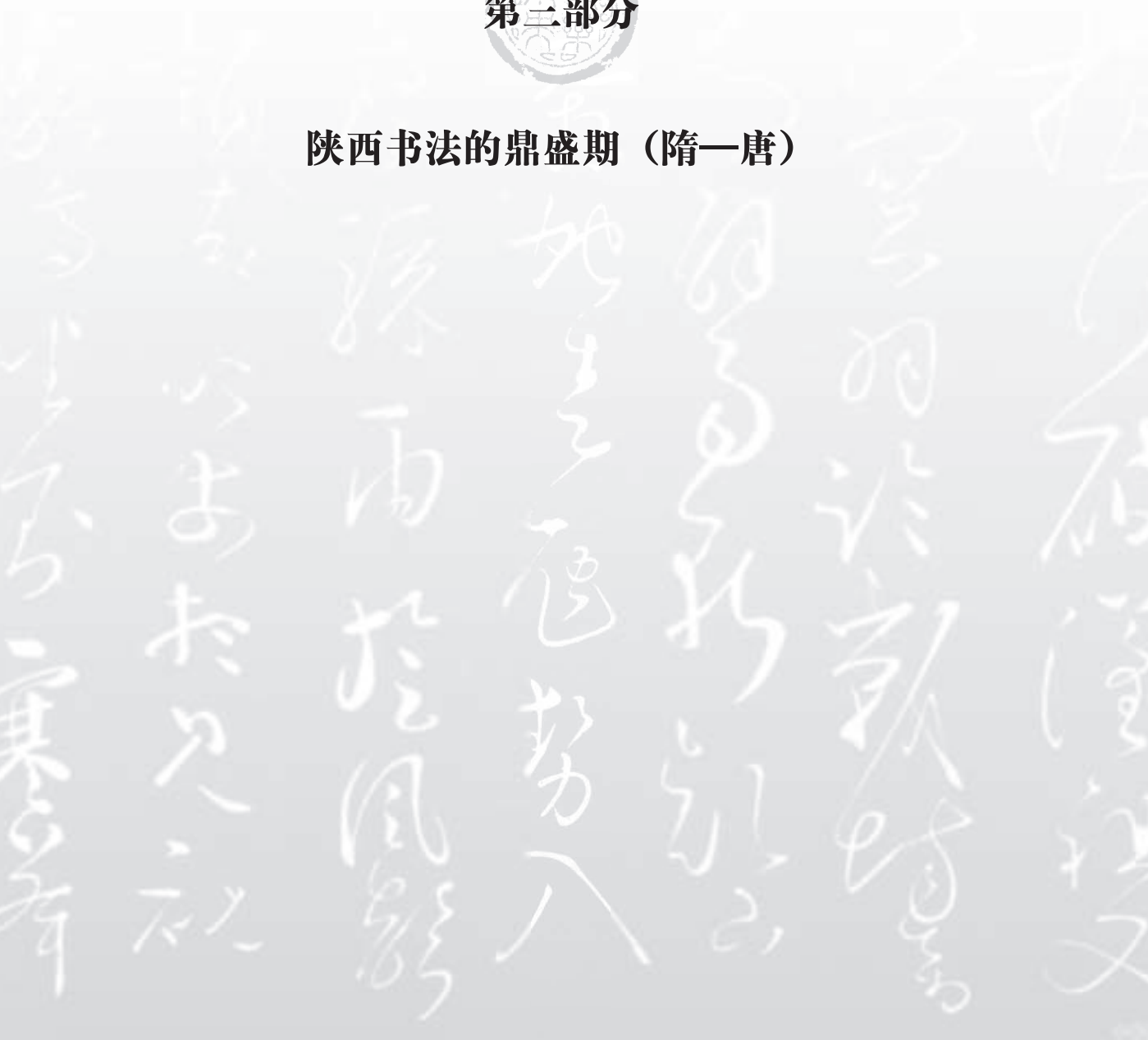
第二节 初唐昭陵书家	85
第三节 初唐其他书人与书作	99
第四节 初唐书论	109
一、欧阳询的《用笔论》与《八法》	109
二、虞世南之《书旨述》与《笔髓论》	112
三、孙过庭之《书谱》	115
四、李嗣真之《书后品》	119
第九章 盛、中唐书法	121
第一节 盛、中唐行书名家	126
一、李邕	126
二、其他行书书家	134
第二节 盛、中唐草书名家	139
一、张旭	139
二、张旭门生	150
三、怀素	152
第三节 李阳冰与篆书名家	163
一、李阳冰	163
二、其他篆书名家	171
第四节 盛、中唐之馆阁书家	174
一、徐浩及集贤院善书者	174
二、韩择木及翰林院善书者	183
三、其他书家与书作	191
第五节 盛唐气象——“颜筋”	200
第十章 晚唐陕西书法	227
第一节 柳公权	227
第二节 柳宗元及其他	235
第三节 晚唐其他书人	239
第四节 中、晚唐书论	243
一、中唐窦臬、窦蒙之《述书赋》并注	243

二、张彦远及其《法书要录》	248
三、晚唐其他书论	253
第十一章 唐文化与陕西书法	255
一、唐代诗人与陕西书法	255
二、唐代佛教与陕西书法	258
三、唐代道教与陕西书法	264
四、唐代墓志	273
第十二章 五代陕西书法	288



第三部分

陕西书法的鼎盛期（隋—唐）



第六章 隋代陕西书法

一、社会历史背景

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取北周而代之，至公元589年，隋灭陈，一统天下，南北书风随之自然融合，渐趋中和，正所谓上接北朝，下启唐宋。然其立国短暂，二世而亡，统治时间仅30余年，书法的发展并未形成非常显著的特征，但其时处南北朝与唐宋之间，有着明显的承上启下特征。隋代遗留下来的书法作品数量有限，而且大多为碑文、墓志，其字体多为楷书。综观隋代书法作品，其结体方式大抵可分为“斜画紧结”与“平画宽结”两种。“斜画紧结”方式传承北魏、东晋之风，峻严方饰者以《董美人碑》、《苏孝慈碑》为代表；平正和美者以智永《真草千字文》、丁道护《启法寺碑》为代表，下开欧阳询、虞世南的格局。“平画宽结”方式出自北周、北齐一路，秀朗细挺者如《龙藏寺碑》，浑厚圆劲者如《曹植庙碑》、《章仇氏造像碑》，已见褚遂良、颜真卿之先声。当然亦有诸体掺杂的书法作品，典型者如《青州默曹碑》，隶书中见篆意；《曹植庙碑》，楷书间掺用篆、隶，虽东魏旧习宛然，然亦有别开生面之处。颜真卿的《裴将军诗帖》，楷书中间杂行草，便是继承隋时遗风的结果。

隋文帝杨坚统一全国之初，非常



6-1 隋文帝杨坚像

重视文治，优待学者，曾“诏购求遗书于天下”^[1]。开皇三年（583），秘书监牛弘上表请求派遣使者到全国各地搜访异本，“每书一卷，赏绢一匹，校写既定，本即归主。于是民间异书，往往间出”。然南方诸郡县所献之异书大多出于陈宣帝太建年间所誊抄，故纸墨不精，

书亦非常拙劣，于是隋文帝“召天下工书之士，京兆韦霁、南阳杜瓌等，于秘书内补续残缺，为正副二本，藏于宫中，其余以实秘书内、外之阁，凡三万余卷”^[2]。至于大业初年，天下承平日久，隋炀帝又格外重视江南文化，好聚集天下图书经籍，唐魏徵等撰《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序》曰：

炀帝即位，秘书之书，限写五十副本，分为三品：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绀琉璃轴，下品漆轴。于东都观文殿东西厢构屋以贮之，东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又聚魏以来古迹名画，于殿后起二台，东曰妙楷台，藏古迹；西曰宝迹台，藏古画。又于内道场集道、佛经，别撰目录。

隋政府对书法格外重视，不仅广泛收集天下奇籍异书，而且在行政机构



6-2 隋 《龙藏寺碑》（局部）

[1] 《隋书》卷1《高祖上》。

[2] 《隋书》卷32《经籍志序》。

的设置与人员配备上也颇多增置。秘书省“加置楷书郎员二十人（从九品），掌抄写御书”^[1]。据盛唐韦述

《集贤院注》云：“隋旧书用广陵麻纸写，作萧子云体，赤轴绮带，最丽好。”^[2]虽然隋旧书今所存甚少，然韦述去隋不远，其所言当不虚。按照韦述的描述，隋朝旧书记作萧子云体，则其上承南朝书风则无疑问，估计隋朝集贤院中的书手中一定有不少南方人。按，隋朝国子监还设有书算之学，各置博士2人，助教2人，招收学生40人。其既设书学，则吏部取士，当亦少不了有书科。随时经籍、文书之类流传甚少，故今所



6-3 隋 《曹植庙碑》（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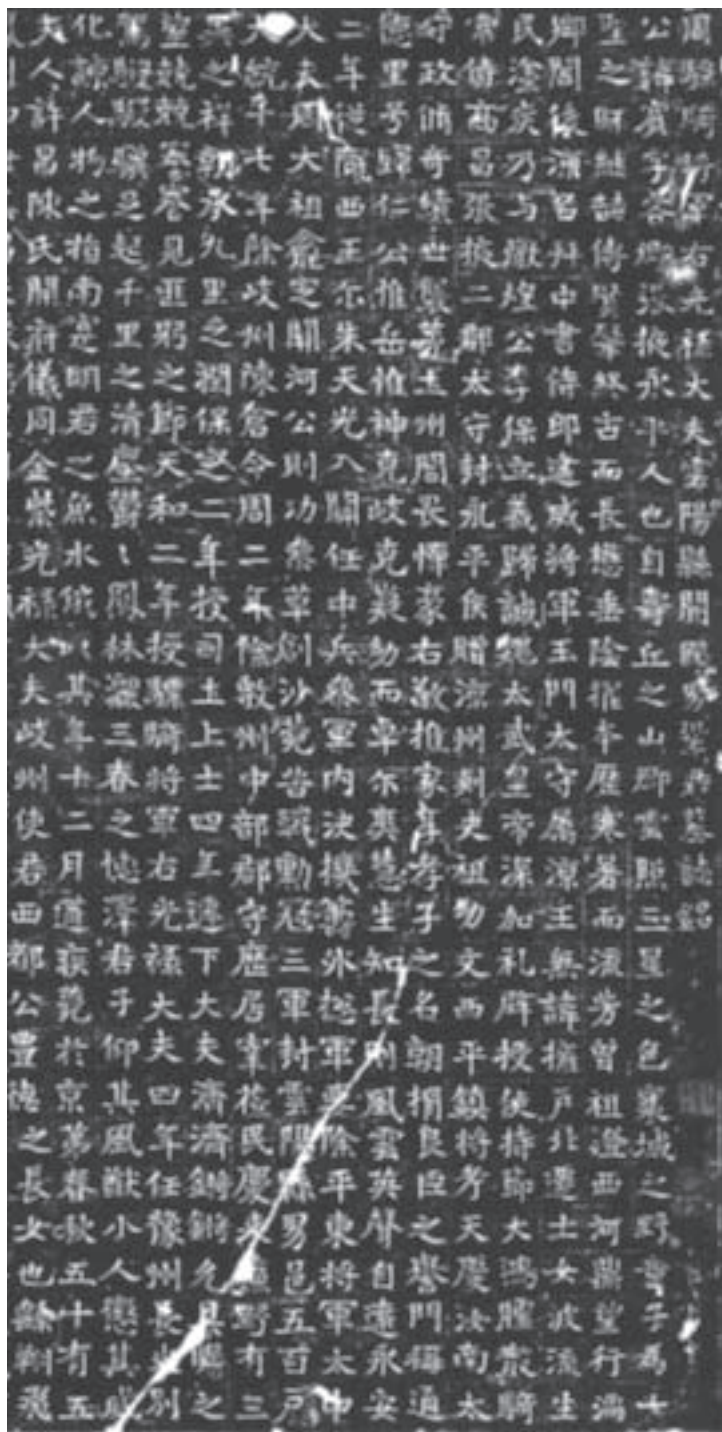
见隋代书法作品，大多是铭石制书，字体以楷书为主，或许是隋代楷书盛行，或许是其他字体作品不入碑铭难以保存而皆流失，不得而知。

二、隋代陕西书法作品

开皇十五年（595）所刻之《巩宾暨妻陈氏墓志

[1] 《隋书》卷28《百官下》。

[2] 王应麟《玉海》卷52引。



6-4 隋 《冯宾暨妻陈氏墓志铭》（局部）

铭》，嘉庆二十四年（1819）四月出土。该志书法郁穆高爽，近代金石收藏家咸所推重，段嘉谟称其“字体高古，有钟、羊法，篆盖益得汉魏遗意，后人不能及也”^[1]。朱士端则谓该志“书法方整跌宕，已开唐初诸贤法门”^[2]。开皇十六年（596）的《贺若谊碑》，书法峻严宏爽，《石墨镌华》卷一称其为“是唐初诸人前茅”^[3]。《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卷六亦曰其“字画精整，隋刻之佳者”^[4]。

《董美人碑》，全称为《蜀王美人董氏志》，蜀王杨秀撰，开皇十七年（597）十月十二日入窆万年县（今陕西西安市东）。清嘉庆、道光年间出土。该志多六朝别体，书法端庄道丽，汪鋈《十二砚斋金石过眼录》卷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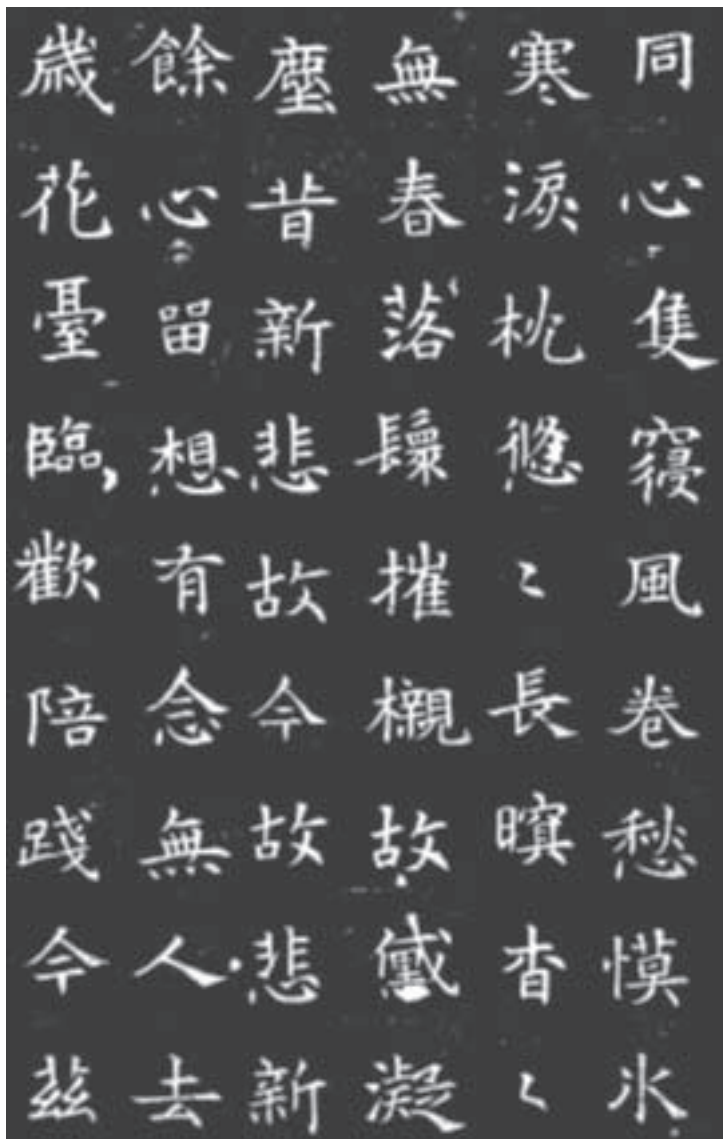
[1] 段嘉谟：《金石一隅录》。
[2] 朱士端：《宜禄堂收藏金石记》。
[3] 赵崧：《石墨镌华》。
[4] 毛凤枝：《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

称：“字迹端妍含古意，与欧（阳询）、虞（世南）伯仲”，盖为确评。其中反映的隋代书法对南朝书法的继承显而易见。

《孟显达碑》，隋开皇二十年（600）刻石，碑身首高194厘米，宽67厘米，1910年出土于长安县南里王村，后移至西安湘子庙街保存，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该碑额题“魏故假节龙骧将军中散大夫涇州刺史孟君之碑”。撰、书者姓名不详。螭首，趺失。碑两侧残缺，碑文现存26行，满行49

字，楷书。额题20字，4行，行5字，篆书。碑阴被雕成屋顶形，据推测此碑在唐代晚期曾作为石椁之盖。两侧及底部字稍有缺损，其余皆清晰可读。此碑书法笔势娟秀圆润，圆笔方转。结字冲融婉媚，属秀逸娴雅一路。方若《校碑随笔》评之曰：“开虞、褚先声，较《龙藏寺》尤谨严。”

吴昌硕为此碑拓本题跋曰：“此出隋代士大夫手，风格闲雅，信本、登善皆其晚进尔。”信本者，欧阳询也；登善者，褚遂良也，二人皆居“初唐四家”之列，开有唐书坛之新风，吴氏此评，无疑是对该碑书者之书法造诣的高度



6-5 隋 《董美人碑》（局部）

赞赏。

《岐州舍利塔下铭》，又名《凤泉寺舍利塔下铭》，碑末行题“舍利塔下铭”，方形，正文12行，满行11字，楷书。隋仁寿元年（601）刻石，拓片高32.5厘米，宽32.5厘米，清嘉庆五年（1800）出土于陕西省扶风县龙泉寺，现藏于扶风县博物馆。隋文帝崇佛轻儒，仁寿元年（601）六月，下诏简省国子学生员，诏曰：

“‘国学胄子，垂将千数，州县诸生，咸亦不少。徒有名录，空度岁时，未有德为代范，才任国用。良由设学之理，多而未精。今宜简省，明加奖励。’于是国子学

唯留学生七十人，太学、四门及州县学并废。其日，颁舍利于诸州。”^[1]

唐沙门道宣《广宏明集》亦有相关记载：仁寿元年（601）六月十三日立舍利塔诏，分道送舍利往诸州起塔，限十月十五日午时同下石函。隋《首山棲岩道场舍利塔碑》亦记曰：

“分布舍利于八十州，同时造塔。”史料互证，岐州当为仁寿元年（601）六月获颁舍利的八十州之一。该碑书法沉着痛快，颇有唐人不能及之处，故《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盛赞此碑“楷法精整”，其言当不虚。

《苏孝慈》即《苏慈



6-6 隋 《孟显达碑》（局部）

[1] 《隋书》卷2《高祖下》，中华书局简体字本，2000年版，第32页。

志》，全称“大隋使持节大将军工兵二部尚书司农太府卿太子左右卫率右庶子洪吉江虔饶袁抚七州诸军事洪州总管安平安公故苏使君之墓志铭”，隋仁寿三年（603）三月刻石，正书，37行，行37字。清光绪十四年（1888）出土于陕西省蒲城县，现藏于蒲城县博物馆。时任知县张荣升曾在该志文第31行“文曰”之下刻跋文两行，后被人铲去。此志书法结字严谨，用笔犀利，方正劲挺，神采飞扬，其书风属“峻严方饬，端整妍美”

之流，为唐欧阳询一派楷法之先驱。著录首见《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其有称：

“楷法精健绝伦，实为佳刻，盖隋人楷法，集魏、齐之大成，开欧、虞之先路，其沉着痛快处，有唐人所不能到者。”^[1]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亦有高度评价，曰“《苏慈碑》如手版听鼓，戢戢随班”，“有洞达之风”，且“端整妍美，足为千禄之资，而笔画完好，较屡翻之欧碑易学”。

《尼那提墓志》，隋大业九年（613）刻石，志高29厘米，宽29厘米，1952年出土于长安县韦曲附近，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志题“大隋真化道场尼那提墓志之铭”，正方形，无撰、书者姓名，楷书，19行，行19字。盖为覆斗形，尺寸与志



6-7 隋 《岐州舍利塔下铭》



6-8 隋 《苏孝慈墓志》（局部）

[1] 毛凤枝：《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卷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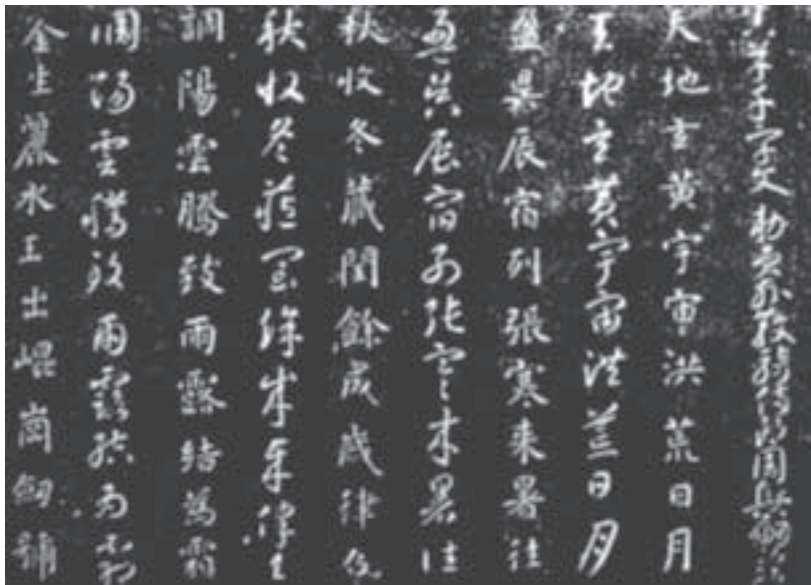
同，盖题“大隋真化道场尼墓志”9字，3行，行3字，阳文，篆书。尼那提，15岁出家真化道场为尼，隋仁寿四年（604）卒于真化道场，隋大业九年（613）归窆于京兆大兴县高平乡之杜原。该志文书法古奥朴茂，舒秀整饬，稍兼隶书笔意，为关中出土之隋墓志上品。

《智永真草千字文》，碑身首高268厘米，宽97厘米，原文书写于隋代，现西安碑林博物馆所藏之石，刊刻于宋大观三年（1109）二月。周兴嗣撰文，智永书，口方纲摹刻，李寿永、李寿明刊立。该石额题“智永千字”，螭首，方座。正文分刻两面，前6列，后2列，共8列，每列27行，最末一列13行，首列最前二行署“真草千字文，敕员外郎散骑侍郎周兴嗣次韵”，其余满行10字，用楷书、草书两体刻成。额题4字，2行，行2字，篆书，碑侧有蔓草纹。此碑数经转移，最初在京兆府漕司南厅，后移至迎祥观，明初移至西安碑林博物馆保存至今。智永为陈隋间僧人，名法极，俗姓王氏，为王羲之七世孙，与其兄孝宾皆出家为僧，常住永兴寺，人称“永禅师”。



6-9 隋 《尼那提墓志》

工正、草书，颇传家法。曾写《千字文》800余本，分送浙东诸寺。智永《千字文》有真迹本，现存日本。此碑以长安崔氏藏智永真迹摹刻上石，称“关中本”。智永以书僧之身，传二王家学，其书《千字文》，颇得



6-10 隋 智永《真草千字文》（局部）

历代赞誉。宋米芾《海岳名言》曰：“智永临集千文。秀润圆劲，八面具备。”清梁巘《承晋斋积闻录》曰：“隋楷莫佳于智永《千字文》。今世所传《乐毅论》、《黄庭经》诸帖，皆不如《千字文》”，且云“书法自右军后当推智永第一，观其《真草千字文》圆劲秀拔，神韵浑然，已得右军十之八九，所去者正几希焉”。清刘熙载《艺概》则曰：“陈僧智永尤得右军之髓。”

三、隋代陕西书家及书法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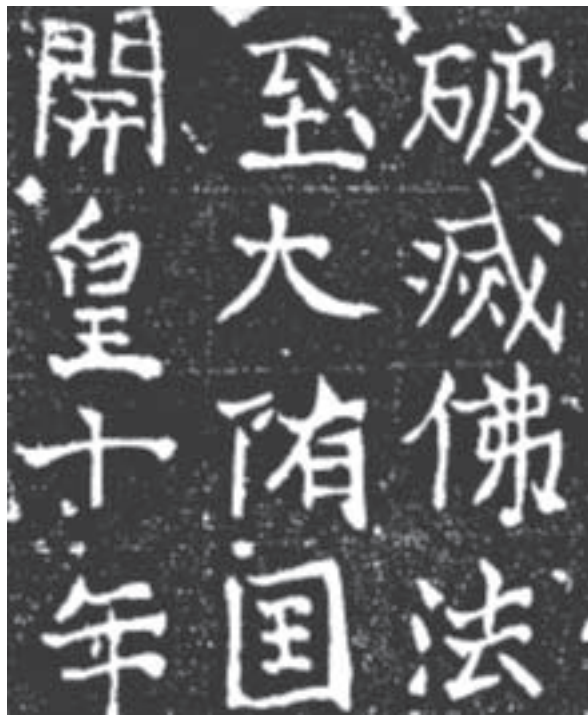
事实上，隋代书家几乎都跨越了自周、陈至初唐的时间界限，因此，如果按照生活年代或活动时期来判断的话，可以说，隋代没有一个纯粹的完全属于它那个时代的书法家。如赵文渊，初为后周书学博士，后入于隋。南朝智永和尚本陈之高僧而入隋。至于初唐四家之欧阳询、虞世南等，本为隋吏，及其暮年书法技能成熟之际，唐已立国。故按其主要生活年代与活动时期来判断，隋代书法家值得称道者，惟有智永和尚与丁道护二人。而与陕西相涉者，则惟智永一人。



6-11 智永像

智永，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俗姓王，名法极，王羲之七世孙。何延之《兰亭记》云：“（智）永即右军（王羲之）第五子徽之后，安西成王咨议彦祖之孙，卢陵王胄昱之子，陈郡谢少卿之外孙也。”初落发于会稽嘉祥寺，陈立，寄籍吴兴永兴寺；入隋，住锡长安西明寺。生卒年不详。与其兄智楷（孝宾，改名慧欣）皆以能书名震陈、隋之间。初唐李嗣真列评秦汉以来迄至唐世书家81人，共分十等，智永名列其中的中之中品，李氏《书后品》评之曰：“精熟过人。”开元间，张怀瓘著《书断》，以神、妙、能三品评述历代书家，以智永之楷、草、章草列入妙品，行书列为能品，并为之作传曰：

师远祖逸少，历记专精，摄齐升堂，真、草唯命，夷途良饗，大海安波。激尚有道（张芝）之风，半得右军之肉。兼能诸体，于草最优，气调下于欧（阳询）、虞（世南），精熟过于羊（欣）、薄（绍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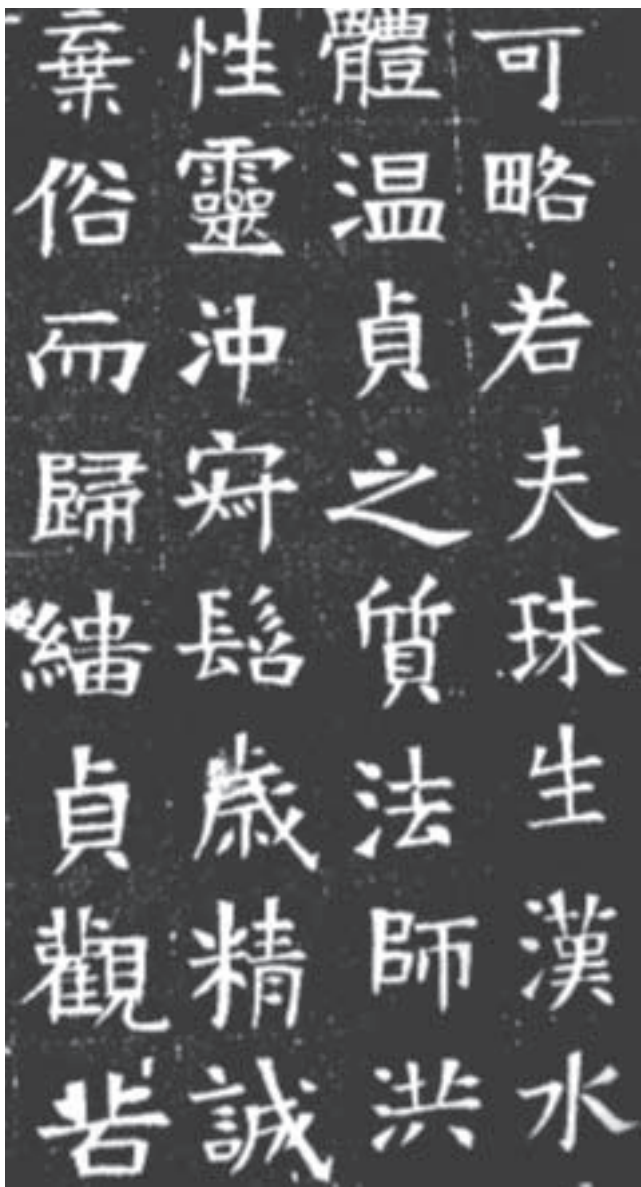
6-12 隋《开皇十年造像记》（局部）

张怀瓘对智永书技的高度赞扬或许与智永的特殊身份以及唐太宗对王羲之书法的高度尊崇有关，但能同时得到李嗣真、张怀瓘两位书评家的欣赏，智永之书技必有过人之处。

智永为家学的传承延续作出了巨大的努力。首先他极力搜求二王遗迹，不但拥有《兰亭序》真迹，而且花费数十年精力，处处搜寻并最终得到了王羲之的《乐毅论》。他在学习王羲之法体方面也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苦功。张怀瓘《书断》记，

智永在陈时，尝寄籍吴兴永兴寺，日临仿其书，“积年学书，后有秃笔头十瓮，每瓮皆数石，人来觅书，并请题额者如市，所居户限为之穿穴，乃用铁叶裹之，人谓铁门限。后取笔头瘞之，号为退笔冢，自制铭志”。又记“尝居永兴寺阁上临书，所退笔头置之于大竹簏，簏受一石余，而五簏满”^[1]。

据说智永日夜临习南朝梁武帝诏命周兴嗣编次、殷铁石集拓王羲之书所得之《千字文》，曾作真、草《千字文》800本，散发于江东佛寺，每寺各施一本，有效地传播了王羲之的书法艺术。智永通过对二王遗迹的长期临摹，最终达到了非常精熟的程度，初唐李嗣真曾评价智永曰：“智永精熟过人，惜无奇态”，可见，李嗣真虽然认为智永的书法创作缺乏创新性，但是他对智永临习王羲之书法作品的精熟程度还是给予了一定的肯定。传世的《千字文》墨迹本系唐代摹本，其中多六朝别字，书法秀逸，风神娟静，应该是出自智永所临之右军手迹。流传至今的共有四本，一本真迹流入日本，史称“铁臣本”，其书法遒劲隽美；“宝墨轩本”传至清



6-13 隋 《李贞墓志》（局部）

[1] 张宗祥抄本陶宗仪《说郛》卷92。